

35.两个世界

The Two Worlds

IMX 学院的理事会非常热衷于教师发展计划和案例/课程材料的开发。主任会在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批准了一个远景规划，但并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在 2000 年，研究所开始了博士学位。但不能扩大规模，直到 2015 年的 15 年间，只有约三十几名博士生毕业。但是，对于不同层次的教师发展的持续的终身锻炼，没有什么可以一致地进行。由于国内外参加会议制定的内部教师津贴被引进，但少数年轻教员也参加了国际会议。高级教师的独立研究工作非常低调，大部分人都很满意，把他们的名字加在博士生编写的研究论文上，授权发表。在课程材料方面，尽管有许多教员被派往国外进行案例开发和课程，但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写书很少见，没有得到鼓励。

在 1999 年加入的新主任鼓励组织国内和国际研讨会和会议的时候，他的继任者 Vikas 博士在 2003 年加入并执政了 10 多年，对此感到厌恶，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教师们以出席会议的名义用这笔钱出游。为培养其他管理学院的师资力量，虽然主任会非常热衷并希望建立一个教师发展中心，连续向 MHRD（人力资源发展部）提出建议的努力都失败了，（根据赞助的培训项目（被视为咨询）的比率，有很大一部分酬劳是错误的），研究所的开放 MDP 一点也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但赞助的培训是一个很好的收入，剩余的发电机，主任会对此表示赞赏，并对通过赞助培训和增加 MBA 学费（7 年内增长了 4 倍）的语料库资金规模日益增长表示满意。

开放式教师发展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成本计算。主任和连续的 MDP（管理发展计划）主席的目标是高于赞助 MDP 的费率，这是开放 FDP 参与者可以承受的 5-10 倍，尽管开放 FDP 参与者能承受的费率可以覆盖所有自付费用很大，很大一部分设施闲置（全部费用是维修保养费用，（MHRD）人力资源开发部已经支付了建筑费用，因此不需要收费），研究所可以支持 8-10 个 FDP 这是 FDP 参与者可以接受的低成本。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教师的不情愿。会议最低工作量要求后，许多热衷于撰写研究论文在国际会议或以赞助的培训项目课程中获得丰盛的酬金。

剩下的内容与八卦，政治争吵会议最低工作量要求后，尤其是教授，他没有期待获得（如进一步推广）或失去。学术管理地位不尊重他们认为是发放给那些主任喜欢。

一些顽固的乐观主义者甚至试图从事其他事情，不得不面对各种障碍。举办会议和研讨会，公开的教师发展计划，要求更高的任务，即使在教师的工作量规范，也没有找到，离开主任的任何激励收益或欣赏。如果有人出面进行两个节目，主任不会允许一个以上。他从未开幕或见过开放 FDP 的参与者。受到主任们的这种态度的鼓励，MDP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向 MDP 主席/主任反复批准，甚至在经过总经理的全面批准之后，向扳手投掷。一位助手去告诉一位资深教授说，该研究所已经停止提供课程资料，协调员（教授）应该特别许可复印课程材料/案例材料（这是教授经过广泛努力准备的）作为材料大约 200 页。教授反驳说，他不会征求这样的批准，但是如果没有为参与者准备的材料，他会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如果没有将要成为基础的课程材料（案例材料）他不能进行任何课程供班级讨论。协调员有时不得不为他几次上课的客人支付出租车费，或者要求他们自己承担费用，项目助理会为清算费用制造麻烦。一旦 IMX 主任会成员来讲课，并要求 R 的出租车费用。600 / - 放在一张纸上。助理后来要求协调员在索赔上得到客人的签名，这意味着协调员必须从他的口袋里付出同样多的钱，用出租车送一个人来获得签名费用卢比。600 / -。他自己付了账单来解决这个问题。

即使主任 Vikas 博士放弃办公室后，事情并没有太大改变。代理主任（AC）Nagendra 博士在 2014 年 10 月 Abhimanyu 教授的要求下（在过去三年内每年都是唯一一名开放 FDP 的教员，没有任何费用），AC 他建议，既然他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这个研究所的正式服务人员就应该执行这个计划。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教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 7 位普通教师中的任何一位或多位热衷于这样做，那么

Abhimanyu 教授在退休之后就不必这样做了。Abhimanyu 教授说服了年轻的助理教授 Virendra 正式协调这个项目。

Virendra 博士接受了这一要求，提案已提交给审议委员会批准。然后局长说他不想要自己的决定权，想通过制度，把提案提交给 MDP 主席（另一位助理教授），他决定与 MDP 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并在决定问题之前制定 FDP 政策。

三个月后，MDP 主席通知 15000 / - FDP 收取注册费。这是超过 10000 卢比 该计划被允许由该计划的主持下的专业机构的管理委员会负责。过去，主任一直遵守专业团体建议的统一，低廉的费用。执行自民党的其他合作机构也同意收取统一费用。他们是姊妹机构，都是由（MHRD）人力资源开发部推动的，收取低廉费用作为国家的事业，因为这个计划是在一个严重短缺的学科。IMX 是专业机构的注册办公室，主任会已经批准在其校园内设立机构的注册办事处。IMX 管理委员会的两名成员也是专业团体的理事会成员。

几个月过去了。与此同时，AC 要求 Virendra 博士说，由于该方案将在第二个校园进行，所以还应该批准另一校园的 MDP 主席。另一位 MDP 主席说，他想和 MDP 主席一起去主校区。然而，他提议如果参与者可以留在学生宿舍，他可以申请较低的费率。然而，这个想法被搁置了，协调员指出，各管理学院的许多参与者可能在他们的院校和大学中拥有比他们更高的职位和职位。当新的常务主任加入时，决定尝试提议。

Abhimanyu 教授想知道为什么在 IMX 进行 FDP 的时候出了问题，尽管理事会的热情和明确的支持。当他被送到一个年轻 12 岁的姊妹机构时，他面临着所有的基础设施问题（没有教室，行政招待所，餐厅等等），仍然每年能够做 6-8 个 FDP。现在每年都在做十几个节目。从 2004 年开始，已有 10 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为期一百多个星期的课程，六百五十多天，有二千二百多名教员参加了会议，而 IMX 在这段时间内甚至不能进行十次 FDP。

他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创建简易基础设施，成为一名教员（被卖给 FDP 的想法）担任 FDP 主席（将 FDP 任务与 MDP 主席分开），并在 FDP 的一年级工作量中获得 0.5 分，最低 6 个学分。如果他在城里的话，他也不会错过一个自民党的开幕仪式。他强调了 FDP 的重要性（在他作为教师，职员和主任会成员加入的视角计划中，作为对管理教育的间接贡献，40 名受过培训的教师可以每年从 2000-4000 名学生中受益他觉得 IMX 没有这样的重点和澄清，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不能推动这个活动二十多年了，他担任了 IMX 高级教授，甚至不止一次担任过院长。

他认为，“也许现在这两个机构铸造的模式是不同的”。“也许 IMX 更多地从事商业活动，而不是像 FDP 这样的开发活动”。“如何破坏他的愿望，直接和第七届主任会成员”。